



# 那些在对话框里标价青春



”

林小满把手机倒在课桌上时，指节还残留着方才打字的力量。屏幕亮起又熄灭，微信提示音像根细针，一下下扎进她发紧的神经——那是“客户”发来的消息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外滩观景台，穿米色连衣裙。”

教室后排传来男生打闹的笑声，她盯着课本第57页的“剩余价值理论”，眼前却浮现出昨晚中介发来的价目表。“基础陪伴：500/小时，景点陪同800/小时，过夜另加2000。”表格最下方用红色字体标注：“形象分AA及以上优先，需提供全身照及学生证。”

这是她第三次接单。三个月前，她还是图书馆里啃《简·爱》的姑娘，会在看到“女性要保持精神独立”的句子时偷偷抹掉眼角的泪——那时她刚收到催缴学费的通知，母亲在电话里咳嗽着说：“小满，要不...妈去工地搬砖？”

## 对话框里的“明码标价”

加入“上海高端伴游群”那天，林小满的手机相册里躺着十七张精修照片。中介阿杰的语音带着电流杂音：“妹，你这条件没问题的，长相清纯，学历也够，客户就吃这一套。记住，咱们不叫卖，叫‘情感陪伴’，懂吗？”

群里的消息像沸腾的火锅，“新茶到”的广告混着“接单状态”的报备此起彼伏。“圆圆今晚飞三亚，陪酒局，价高急单”“娜娜感冒了，暂停三天”。林小满数过，群里87个人，备注带“学生”的有53个，其中三分之一是“985”“211”的标签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静安寺的星巴克。客户是家外贸公司的陈总，五十来岁，手腕上的百达翡丽在阳光下晃得她睁不开眼。“小姑娘读什么专业？”他推过来一杯卡布奇诺，奶泡拉得像朵云。林小满攥着包带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——这是她用半个月做家教攒的钱买的托特包，此刻倒像块烫手的山芋。

“英语，准备考研。”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陈总笑了，指节敲了敲桌上的价目表：“考研好啊，我闺女也考研，就是总说没钱买资料。”他掏出手机划拉两下，“这杯咖啡算我的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”

离开时，陈总往她包里塞了个信封。林小满在电梯里数了数，八张皱巴巴的红票子。电梯镜面映出她的脸，口红蹭到了嘴角，像道没擦干净的伤口。

## “卖身”的边界在哪里？

“你说我们这算卖身吗？”那天晚上，林小满在寝室对着镜子涂润唇膏，突然问室友小棠。小棠正对着手机直播涂粉底液，镜头里的她化着精致的截断式眼妆：“当然不算啊，你又没脱裤子。”

小棠的话像根软钉子，扎得她心里发虚。上周末她在人民公园相亲角做兼职，听到几个阿姨凑在一起嘀咕：“现在的大学生啊，陪吃陪喝陪旅游，一个月挣得比白领还多。”有个穿真丝衬衫的

阿姨压低声音：“我家侄女也干这个，说是‘社交资源整合’。”

可当她把这句话讲给阿杰听时，对方笑出了声：“妹，你管他们怎么说。你看看人家客户，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？上次有个律师，给了五千块就为听我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”他发来一段录音，是沙哑的男声混着跑调的歌声，背景里有玻璃杯碰撞的脆响。

真正让她动摇的是母亲寄来的包裹。褪色的蓝布包里，装着晒干的野菊花，还有张纸条：“小满，妈在工地捡了纸箱，攒了三千块，你先交学费。”她摸着纸条上皱巴巴的折痕，想起母亲蹲在砖堆旁的背影——裤脚沾着水泥，头发被风掀起，露出耳后那块淡褐色的斑，那是去年冬天为了给她凑生活费，在零下的工地搬砖冻的。

那天晚上，她在朋友圈发了张外滩的夜景。灯光在黄浦江面碎成金箔，配文是：“有些风景，要站在高处才能看见。”半小时后，有三条好友申请，备注分别是“周总”“王董”“李总”。

## 伴游圈的“生态链”

阿杰的办公室藏在徐家汇的老写字楼里。推开虚掩的门，墙上挂着“高端社交服务”的铜牌，办公桌上堆着一沓身份证复印件。他正在给新来的女生培训：“记住，客户要的不是妓女，是公主。说话要温柔，眼神要无辜，他要是说‘想你了’，你就回‘我也想你，可是要上课呢’。”

屋里坐着七个女孩，有戴黑框眼镜的师范生，有染着栗色卷发的艺术系学生。其中一个叫小雨的女孩正在试妆，睫毛膏刷在眼尾晕开，像只哭花的蝴蝶。“我昨天接了个教授，”她突然开口，“他说我像他死去的女儿。”阿杰敲了敲桌子：“这种话不能信，教授的老婆刚查出来乳腺癌，他这是找补呢。”

林小满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圈子的“规矩”比她想象的复杂。客户分三六九等：老板要“能喝酒能应酬”的，白领要“会聊天懂文艺”的，甚至有退休干部专

门找“长得像亡妻”的。中介们建了上百个500人群，每天在群里发“急单”“高价单”，像在菜市场吆喝青菜。

更讽刺的是，这些女孩里很多人，白天在图书馆刷单词，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听客户讲“当年勇”。小雨有次喝多了哭着说：“我妈以为我在做翻译，上周还跟邻居炫耀‘我闺女给外国人当助理呢’。”

## 当“卖身”成为生存技能

秋末的雨裹着寒意渗进毛衣。林小满缩在外滩观景台角落，客户的手正顺着她的腰往上滑。她盯着江面上的游船，想起上周在食堂看到的公告：“因食堂补贴减少，饭菜价格上调15%。”

“在想什么？”客户的声音像团湿棉花。林小满扯出个笑，把身体往他怀里送了送。手机在包里震动，是辅导员发来的消息：“小满，国家助学金名单下来了，你申请通过了。”她盯着屏幕上的“通过”两个字，突然觉得眼眶发酸——两千块的补助，还不够她买两支客户送的口红。

雨越下越大，客户撑开黑伞，伞面倾向她这边。他的呼吸喷在她耳垂上：“小满，跟我去三亚吧，那边有个别墅，我们可以天天看海。”林小满望着他领口里的金项链，想起阿杰说过的话：“这种时候要装害羞，但不能拒绝太彻底，不然他下次就不找你了。”

她轻轻点头，雨水顺着伞沿滴在地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，一下，两下，像在数着什么——数着她手里那张刚收到的两万块转账，数着她抽屉里那盒没拆封的避孕药，数着她在备忘录里写的“再干三个月，攒够考研班的钱就收手”。

## 被折叠的人生

寒假回家那天，母亲在车站举着伞等她。冻红的鼻尖挂着清鼻涕，见到她就往她兜里塞烤红薯：“路上冷吧？妈给你煮了姜茶，在保温桶里。”

林小满摸着兜里硬邦邦的信封——那是这个月接单的钱，除去给阿杰的提成，还剩一万二。她突然想起在伴游群里看到的话：“我们不是小姐，是有尊严的陪伴者。”可此刻，她盯着母亲鬓角新添的白发，突然觉得这句话像块化不开的口香糖，黏在喉咙里，又甜又腻。

年夜饭时，表弟举着手机玩游戏，突然说：“姐，我在游戏里认识个姐姐，她说她是‘情感博主’，一个月赚三万。”母亲夹了块排骨到林小满碗里：“小满也争气，听说你在上海做兼职，一个月能挣八千？”她低头扒饭，眼泪砸在碗里，溅起小小的水花。

年后回上海，阿杰给她发消息：“有个新客户，上市公司董事长，要找个‘会弹钢琴的女大学生’。”她盯着手机屏幕，突然想起图书馆那本《简·爱》，想起简·爱说：“我贫穷、卑微、不美丽，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，站在上帝面前时，我们是平等的。”

可此刻，她的灵魂正被困在这座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在对话框里标着价码，在酒店房间里数着秒针，在母亲的期待和客户的欲望之间，反复撕裂又缝合。

## 谁在制造“伴游圈”？

据统计，上海“伴游”相关的网络群组超过2000个，活跃用户中30%为在校大学生。这些群组的管理员大多是25-35岁的男性，他们深谙“情感需求”的市场：中年男人需要年轻的面孔填补婚姻的空洞，成功人士需要“被需要”的优越感，孤独者需要“被陪伴”的幻觉。

而那些走进“伴游圈”的女大学生，她们中有的被网贷压得喘不过气的“精致穷”患者，有的被“消费主义”绑架的“颜值焦虑”患者，有的是在重男轻女家庭里挣扎的“扶弟魔”受害者。她们的选择从来不是“自愿”，而是在有限的选择里，挑了一条看起来“不那么苦”的路。

那天晚上，林小满在朋友圈发了张图书馆的照片。暖黄的灯光下，她捧着一本《女性主义》，配文是：“有些路，走的时候觉得是捷径，回头才发现，早已偏离了心之所向。”半小时后，她删掉了这条动态。

窗外，黄浦江的浪拍打着岸，像极了她心跳的声音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关掉手机，而是打开求职软件，投了份图书馆管理员的简历。对话框里的“客户”消息还在跳动，但她知道，有些东西，比钱更重要。